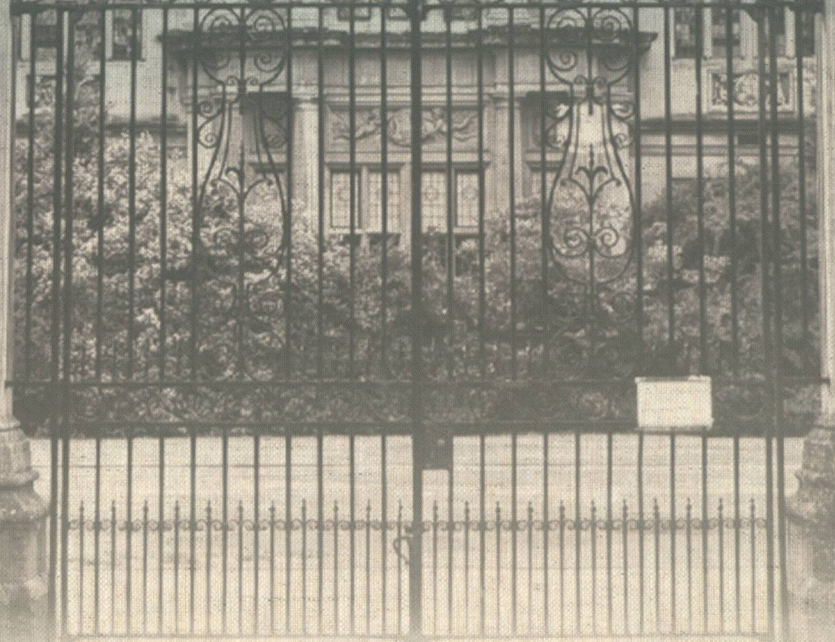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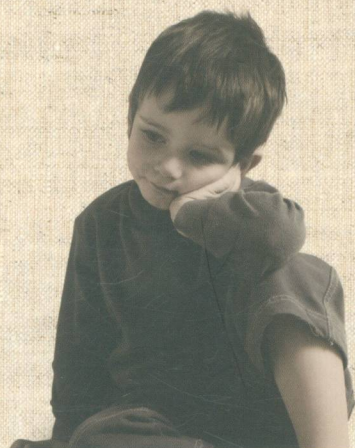




如果十號孤兒院是個煉獄，凡亞必定是開在油鍋上的一朵蓮花，
任何路過的人，都忍不住想要把它捧起救走。

十號孤兒院



Alan Philips & John Lahutsky

亞倫·菲爾普斯 & 約翰·拉哈斯基 著

林淑娟 譯

The Boy from Baby House 10

From the Nightmare of a Russian Orphanage to a New Life in America



十號孤兒院 / 亞倫·菲爾普斯(Alan Philips) & 約翰·拉哈斯基
(John Lahutsky) 著; 林淑娟 譯. -- 初版. -- 臺北市: 三采
文化, 2010.10 面: 公分. (Focus 26)

參考書目: 面

譯自: The Boy from Baby House 10: From the Nightmare of a
Russian Orphanage to a New Life in America

1.拉哈斯基 (Lahutsky, John, 1990-) 2.身心障礙者
3.腦性麻痺兒童 4.養子女 5.傳記 6.俄國 7.美國

ISBN 978-986-229-333-1

548.2

99015293

Copyright © 2010 SUN COLOR CULTURE PUBLISHING CO., LTD., TAIPEI



Focus 26

十號孤兒院

原作者	亞倫·菲爾普斯(Alan Philips) & 約翰·拉哈斯基(John Lahutsky)
譯者	林淑娟
責任編輯	何玉美
校對	渣渣
封面設計	薛雅文
排版	薛雅文、張國瑀
發行人	張輝明
總編輯	曾雅青
發行所	三采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13 巷 33 號 8 樓
傳訊	TEL:8797-1234 FAX:8797-1688
網址	www.suncolor.com.tw
郵政劃撥	帳號: 14319060 戶名: 三采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初版發行	2010年10月15日
定價	NT\$280

The Boy from Baby House 10

Copyright © 2009 by Alan Philips & John Lahutsky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 2010 Sun Color Culture Publishing Co., Lt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t. Martin's Press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權所有，本圖文非經同意不得轉載。如發現書頁有裝訂錯誤或污損事情，請寄至本公司調換。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書所刊載之商品文字或圖片僅為說明輔助之用，非做為商標之使用，原商品商標之智慧財產權為原權利人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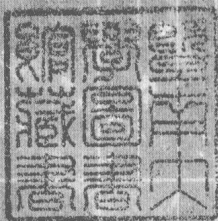
84

The Boy from Baby House 10

From the Nightmare of a Russian Orphanage to a New Life in America

港台書

十號孤兒院



suncolor
三彩文化

Alan Philips & John Lahutsky

亞倫·菲爾普斯 & 約翰·拉哈斯基 著 林淑娟 譯

本書中某些人物的名字與特徵
已經變動過。



獻給那些無法脫離苦海的孩子



序言 8

1. 半開的門 12
2. 沉默中的聲音 28
3. 鳳梨和孔雀 51
4. 天使也沒轍 64
5. 超人事蹟 71
6. 沒人關心 79
7. 媽媽的故事 95
8. 老鼠 104
9. 來自古拉格集中營的訊息 114
10. 酸葡萄 123
11. 僥倖脫逃 146
12. 林中的小孩 155
13. 白蘭地和巧克力 165
14. 土撥鼠日 175
15. 責備遊戲 179
16. 再次僥倖脫逃 184

17. 帝國反擊	190
18. 七月的聖誕布丁	213
19. 籠中鳥	225
20. 我們其中之一	229
21. 燭光	242
22. 潛在的佳音	252
23. 去聖塔芭芭拉的票	259
24. 邪惡的詭計	262
25. 高加索的犯人	268
26. 無傷大雅的謊言	273
27. 不可原諒	278
28. 重聚	284
29. 偵察探訪	289
30. 姊姊的故事	298
31. 凡亞效應	306
後記：住在伯利恆市的男孩	311
為什麼會寫這本書	316



序言

我命令自己繼續爬。我的雙腿雖然無力，但我的手臂很強壯，可能和我那些童子軍伙伴一樣強壯。在我下方的男人和男孩們叫著：「約翰，加油！你辦得到。」我伸出左手臂抓緊繩子，把自己拉上去。我告訴自己：是的，我辦得到。

我看得出其他男孩沒人料想得到我會嘗試爬繩索網。我剛才看他們一個接一個奮力爬向頂端，吃力地前後搖晃，像水手在強風中爬上船桅。我擔心雙腿可能會被繩索纏住，到時候勢必得麻煩教練出馬救我。說不定會跌下來被安全帶吊在半空中出糗。其他男孩都爬上去了，教練看著我說，「約翰，你想試試看嗎？」我明白如果說不要，他不會在意。我看著他的眼睛說，「我想努力拚拚看。」

教練幫我繫安全帶，在我的腰部和肩膀處拉緊帶子紮牢。然後他把安全帽戴到我頭上，調整帽帶。我舉高手，抓住粗糙的網繩，把自己拉上去。我的腳一離開地面，整個身體就搖晃著往後傾斜，但我死命用力抓緊繩索，一手抓牢再換另一手抓更高的網繩，逐漸把自己往上拉。我汗流浹背，呼吸開始沉重。我聽到下面有人在叫喊，「約翰，繼續爬！」

我用右手去抓下一條繩索，一個印象閃進我腦海——一個赤裸的小男孩，安靜地待在上

鎖房間的鋼條圍欄後面。那個小男孩也企圖要爬。他想爬過小床的鋼條圍欄，可是圍欄太高了。他試了一次又一次，直到他累壞了，精疲力盡，倒在空無一物的塑膠床墊上。

我停下來喘氣，聽到下面的叫聲，「不要停。你辦得到的。」那個聲音彷彿在鼓勵我腦中的小男孩。我想：是的，我辦得到。我抓緊繩索，咬著牙，用盡全力把自己往上拉。為了那個孤單無助的小男孩我要奮力一搏。

那個男孩就是我，六歲時的我，當時我在另一個國家，說另一種語言，有另一個名字，簡稱艾文或凡亞。

我抵達繩網的最上頭，我的童子軍伙伴爆发出如雷的掌聲。我轉身對他們微笑。爬繩網的確很困難，不過跟六歲時的我所克服的困難比起來根本不算什麼。

我的童子軍團友不知道我的過去。他們如果知道會怎麼說？

接下來要說的是我的故事。聽說我可能是唯一一個能在俄羅斯堪稱兒童集中營那種十分恐怖的收容機構存活下來，而且能到美國展開正常生活的孩子。那些機構是在史達林獨裁時代設立的，他們直到現在還在折磨孩童。因此我覺得應該將我的故事公諸於世。

就像我媽媽說的，只要能從我經歷過的地獄多救出一個孩子就值得了。

我，像其他數千個俄羅斯孩童一樣，在五歲時被歸類為「無法教育」，被所謂的專家宣判必須「終生在床上生活」——等於是個只能躺在什麼都沒有的小床上的活死人。我希望我在美國就讀高中的成功經驗——儘管直到將近十歲之前我沒有受過教育——能夠證明那些俄羅斯專家把像我這樣的孩子視為「智障」錯得多離譜。

知道我俄羅斯遭遇的朋友常常問我，很多像我這樣的小孩不到七歲就死了，我為什麼能



活下來？我無法回答那個問題。

這本書醞釀了很久。我來到美國後，許多年來我媽媽都會向一對英國夫妻，亞倫和莎拉，報告我的進展。我還在莫斯科的十號孤兒院時就認識他們。我們寄照片給他們，例如：我第一次去迪士尼樂園，米老鼠歡迎我；在我成為美國公民的慶祝派對裡，我戴一頂有星條旗的高頂禮帽，媽媽在照片背後寫：「完全成了美國人的約翰」；我穿著晚禮服扮演我的英雄〇〇七情報員詹姆斯·龐德；後來還有我穿著童子軍制服的照片。

二〇〇六年媽媽寄給他們不一樣的東西——我們本地報紙上的文章，記者訪問我和我媽媽，問我們如何結緣、我們現在的生活，和我幼年時期在俄羅斯的遭遇。亞倫寄回電子郵件說，從那篇報導看起來，顯然我對自己奇特的故事只曉得片段。第二年，亞倫和莎拉到美國來住在我們家，我們分享彼此在莫斯科時的記憶，當時亞倫是報社的駐外記者，莎拉是他的一「拖油瓶配偶」，陪著他遷徙到派駐地，而我被安置在機構裡由國家養育。我有許多疑問：我的原生家庭怎麼了？我為什麼會被送進十號孤兒院？我六歲的時候為什麼會從孤兒院轉去成人精神病院？為什麼花那麼久的時間才把我救出來？

我聽到的事情越多，越渴望全盤了解。我要知道為什麼俄羅斯的醫生將智障和身障混為一談，他們怎麼可以宣判輕微身障的小孩必須發落到活地獄受煎熬。當我們坐談往事，亞倫說我的故事可以寫成一本很棒的書。那個主意令我怦然心動。我對他說，你一定要寫下來。在我的故事裡你和莎拉、薇卡和其他所有的人，應該全都說出你們所參與過的那部分。這個故事應該讓世界知道。

來到美國後，我學到許多關於俄羅斯的事。我最近才在歷史課上針對沙皇垮台，列寧崛

起，繼而由史達林接管這些事做過簡報。做這報告讓我深入去了解那些企圖毀掉我的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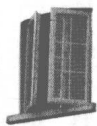
故事從我還只是個四歲的孩子說起。我對幼兒時期的記憶和大部分人一樣很模糊。我被鎖在孤兒院的房間裡，渾然不知有時候我是那些努力營救我的人颳起的旋風的暴風眼，風暴在我媽媽回應我的哭求時達到高潮。

為了寫這本書，亞倫回到莫斯科採訪在那段時間和我接觸過的大部分人，他也採集日記、照片、錄影帶和官方的文件等資料。我對自己人生的記憶在六歲以後變得比較清楚，自此才對本書稍有貢獻。

在那些被監禁的地方發生的事，我透過自己的雙眼見證。其他故事則多半由兩個與我非常親密的恩人述說：年輕的俄羅斯女人薇卡，她奉獻人生中的許多歲月企圖營救我；還有莎拉，如果她沒有突破殘忍的制度為我找出路，我無法順利脫身。

——約翰·拉哈斯基

二〇〇八年九月於賓州伯利恆市



1 半開的門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二月

「我可以要一個玩具嗎？拜託。」

凡亞的請求掛在空中沒人回應。房間裡滿是小孩，可是除了看護娜絲雅正安靜地用濕布擦拭東西之外，沒有人動。凡亞的目光跟隨她的每一個動作，極為渴望她有所反應。可是她依然背對著他，拖著腳步走到壁架前。瓦莉瑞姬在那裡的一張嬰兒搖椅裡躺著不動，她從來沒有自己搖過搖椅。瓦莉瑞姬在凝視，可是她沒有在看什麼，看護和孩子之間毫無交集——沒有碰觸，沒有話語，沒有瞥視——娜絲雅在瓦莉瑞姬周圍擦拭，彷彿當她是架子上其中一個木製玩具。抹布接近瓦莉瑞姬的腳時，小娃娃畏縮，臉上顯現害怕的神情。

凡亞希望娜絲雅擦乾淨壁架後會轉過身來，那樣他能接觸到她的目光。可是沒有，她移向遊戲床，眼盲的托芽正在裡面摸索著，想找並不存在的玩具。當娜絲雅發現遊戲床的欄杆被小孩咬過了，她發出不耐煩的嘖嘖聲。

娜絲雅彎下身去擦幼兒學步車前面的淺盤，伊果整天坐在學步車裡，但是他無法移動，

因為學步車用打了死結的破布與遊戲床拴在一起。伊果拱起背，開始用頭去撞他後面遊戲床的橫桿，凡亞看得出伊果企圖吸引娜絲雅的注意。可是她不理他。

凡亞不敢再請求娜絲雅給他玩具。他擔心她可能會做出什麼嚇人的事。她在一天工作剛開始時，會陰陽怪氣地安靜工作，可是等到休息時間結束後，她會不耐煩地對小朋友吼叫，或是做更可怕的事。她有一次把伊果從換尿布台丟進遊戲床裡。後來凡亞注意到伊果的頭上出現一大片瘀青。

凡亞焦慮地看他的朋友安德烈臉上茫然的表情，他坐在他們的小桌子對面。更令他焦慮的是，安德烈像個在坐學步車的孩子那樣身體前後搖晃著。他會這樣一整天搖個不停，可是凡亞需要一個能講話的朋友，而安德烈是房間裡另一個會講話的小孩。凡亞必須做些什麼。他無法再等更久，他無法等到娜絲雅轉身。她在房間對面的角落裡摺衣服。「娜絲雅，可以拜託妳給我們玩具嗎？」他對她的背說。

她以沉默來回應他的問題。凡亞做好她可能會大發雷霆的心理準備。當他看到她從一堆衣服前慢慢轉過身來，他屏住呼吸。她拖著腳步向一個高架走了幾步，拿下一個陳舊的俄羅斯娃娃，那是由一個套一個的空心木娃娃組成的套娃。她拿著玩具娃娃走向他時，凡亞幾乎壓抑不了他興奮的情緒。

「這個給你。和安德烈一起玩。」她把木製玩具娃娃砰一聲放到兩個男孩之間的桌上。安德烈停止搖晃，可是他的表情依舊茫然。

凡亞很快就發現那組套娃裡有一部分娃娃不見了或破了。但有玩具總比沒有好，即使是破的也無妨。他慢慢把所有的娃娃依序排好，擺在安德烈面前讓他看它們的大小。然後他把它

們分開，一個套進另一個裡。他重複如此做，可是安德烈還是沒有反應。

「來吧，安德烈。現在輪到你了。」他用耳語催促。

安德烈繼續凝望前方。凡亞不肯放棄。

「我要把一個娃娃滾過去給你，你要接住。」那個娃娃搖搖晃晃地滾過桌子，撞到安德烈的胸部，然後掉到亞麻地板上。安德烈無意接住它。

凡亞焦急地看娜絲雅是否聽到娃娃摔到地上的聲音。她沒聽到，還忙著在摺幾件內衣。

「安德烈，你連試都沒試。這次你真的該試試看。」

凡亞把娃娃舉高到他朋友的面前。安德烈稍微轉動頭，用呆滯的眼神凝望著娃娃。「這還差不多。現在我要再一次把娃娃滾給你接。」

安德烈再次一動也不動地任由娃娃滾下桌。這次娜絲雅聽到聲音。

「你把玩具丟到地上？我告訴過他們不該讓你玩玩具。」她生氣地把其餘的娃娃都收走，凡亞震驚地呆望著她把娃娃放回高架上。她坐到她的桌子前填表格。

凡亞瞪視桌面，現在它和房間裡其他地方一樣無趣了。他看向安德烈，安德烈拒絕迎視他的目光又開始搖晃了。伊果更殘暴地使勁用他的頭去撞擊遊戲床的橫條。在他一次又一次的撞擊之間，凡亞可以聽到小瓦莉瑞婭在壁架那裡嗚嗚輕叫的聲音。

他的目光落到窗下的暖氣。看著它矮胖的形狀，想到它金屬粗糙的表面和它會散發令人舒服的溫暖，他不禁微笑。他渴望滑下椅子，爬過去碰觸它，可是只有他最喜歡的看護——他叫她薇稜緹娜阿姨——會讓他在房間裡到處逛。娜絲雅如果看到他在地上爬會咆哮尖叫。

他記得有一個美好的早晨，當門打開來，一個男人帶個一個大箱子走進門。他宣布他要

來修理暖氣。凡亞設法吸引那個男人的注意，問他是誰，男人允許他坐在旁邊看。男人對凡亞說他是個鉛管工人，他打開箱子，裡面是形狀大小不一的各式工具。

那時候的凡亞，活到四歲還沒看過那麼多迷人的東西。鉛管工人注意到小傢伙很感興趣的樣子，他讓小男孩握著一把扳手。然後他拿另一支扳手開始將暖氣的螺絲轉開。凡亞注視他的每一個動作，詢問每一把工具的名字，重複說那個名詞好讓自己記得。鉛管工人微笑，他用完一支扳手後就給凡亞接過去握著。運氣很好，那天是薇稜緹娜當班，她沒有把凡亞拉開。凡亞想起那個令人非常興奮的時刻忍不住對自己微笑。水從鉛管裡流出來，地上有一攤水。薇稜緹娜去拿抹布。然後鉛管工人向他要回扳手，因為他急需使用它。

凡亞閉上眼睛，在腦子裡一再重播這一幕：他是鉛管工人，安德烈是他的助手，負責把扳手遞給他。他說，「安德烈，快點。把扳手遞給我。漏水了！」然後安德烈把扳手交給他，他用所有的力氣把螺帽轉緊。水不再滴了，薇稜緹娜把地上擦乾淨。他把工具收拾進閃亮的金屬箱子裡，然後離開去修理其他漏水的暖氣。那有多好啊！

娜絲雅的椅子往後轉，她突然站起來。凡亞已經觀察過她許多次了，詳知她的每一個動作，他知道她突然有目標感，那意味著她要去休息。她走到她掛在牆上勾子的袋子前，拿出一包香菸。她在外套口袋裡搜索打火機。她沒有看鏡子，不像另一位看護譚雅要出去之前都會抹口紅。

當凡亞看著她的時候，他的心跳得很快。因為他注意到與隔壁房間相連接的門半開著。它通常都關著。多麼意想不到的幸運——娜絲雅出去了，她沒有注意到那扇門開著。突然間他所有的感官都因為有個冒險的機會而活躍起來。娜絲雅不會礙事了，他可以爬到門那裡，偷窺